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斡旋外交 及其效果初探^[1]

钟厚涛

【内容提要】面对全球此起彼伏的地区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积极斡旋”,并在国际舆论场构建了一套以“美国优先”为底色的和平话语体系。特朗普对全球地缘冲突的调停,并非道义驱动的和平缔造,而是精心策划的叙事竞争,其内在逻辑是将复杂地缘博弈简化为交易艺术,以强权施压替代规则协商,以单边主义凌驾于多边对话机制之上,以临时性协议取代制度化约束,以表面停火掩盖深层危机,更多服务于特朗普个人政治品牌和美国短期国家利益,而非系统性解决冲突并推动国际关系的良性发展。这种模式因其对历史经纬的盲视和对当事国主权的漠视,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内在撕裂和战略悖论,最终在复杂的地缘政治现实面前暴露出其固有的脆弱性和不可持续性,不仅无法从根本上促成冲突的和解,反而会形成更多区域危机和全球治理赤字。

【关键词】美国 特朗普政府 斡旋外交 和平话语 叙事竞争

【作者简介】钟厚涛,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学院教授。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 (2025) 06-0057-25

[1] 本文系 2023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项目编号: 23CGJ035) 的阶段性成果。作者感谢《和平与发展》匿名评审专家及编辑部对本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文中错漏概由本人负责。

近年来,全球地缘冲突不断加剧,从乌克兰危机到中东冲突、从印巴交火到泰柬对峙、从刚果(金)与卢旺达矛盾到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世仇爆发,再到埃及与埃塞俄比亚之间的炮火相向,给世界和平与发展蒙上深重的阴影。2025年1月2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就职典礼上宣称,“我最自豪的身份将是和平缔造者和团结者”。^[1]他再次上台以来,以“强权调解者”姿态密集推动全球多个区域争端降温,形成极具个人风格的国际冲突干预和调解模式,成为其第二任期执政的鲜明特征之一。2025年12月4日,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声称他已经结束8场战争,包括俄罗斯与乌克兰冲突、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冲突、刚果(金)与卢旺达的边境冲突、泰国与柬埔寨的边境冲突、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的边境冲突、印度与巴基斯坦的边境冲突、埃塞俄比亚与埃及关于尼罗河水资源的争端、伊朗与以色列的冲突。^[2]2025年12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声称,特朗普总统最重要的政治遗产就是“和平总统”。^[3]本文尝试总结特朗普斡旋外交的主要特点,剖析其基本逻辑并评估其效果,以为学界和实务界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一、特朗普斡旋外交的主要特征

特朗普的斡旋外交体现了强权政治“以实力求和平”(peace through strength)的理念。他优先采用“强权施压+利益置换”和所谓“低投入高回报”的调解模式,依托美国硬实力的杠杆强行介入争端,以压促和,运用经济

[1] The White House, “The Inaugural Address,” January 20,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remarks/2025/01/the-inaugural-address/>.

[2] Kinsey Crowley, “President Trump says he has ended 8 wars. What is he referring to?” *USAToday*, December 5, 2025, <https://www.usatoday.com/story/news/politics/2025/12/05/donald-trump-8-wars/87620424007/>.

[3]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November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5/12/2025-National-Security-Strategy.pdf>.

和有限军事力量进行复合型战略慑止，将非对称优势转化为谈判筹码，迫使冲突各方在高压之下只能被迫接受美国提出的调停方案。

（一）“危机叙事 + 话语武器 + 量化和平”的政治表演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叙事者为扩大影响力，往往有意渲染叙事情境，增强危机的现实紧迫感，塑造落差式和反转式的情节设置来凸显斡旋者个人角色。^[1] 特朗普也深谙此道。例如，2025年7月14日，他在俄乌第三轮谈判前突然宣布，如果俄罗斯没有在50天内（两周后特又将限期缩短到10—12天）同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美国将“对俄加征100%关税”，并通过北约向乌克兰提供包括“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在内的军事援助^[2]，以“纵火者”角色、情绪性表达和“极限施压”的工具箱故意制造冲突升级风险，试图制造干预机会。此后，全球能源价格上涨，紧张态势进一步升级，在最后时刻特朗普又以“救火者”姿态出现，以“缓和局势”为由撤回威胁，宣称是为了“避免经济灾难”。这种“先制造危机—后誓言解决危机—再从危机中渔利”的循环式调停框架，使特朗普成为“媒体宠儿”和舆论焦点，却加剧了全球经济震荡。特朗普还故意夸大潜在威胁，营造紧张氛围，在其自己创立的社交平台“真实社交”（Truth Social）中用短句、感叹号、大写字母等方式刻意强化情绪，制造危机紧迫感和延伸威慑，将冲突描绘为世界末日般危险，以凸显自己干预行动的必要性、正当性和及时性。如2025年5月，特朗普声称自己“阻止了一场印度和巴基斯坦差点爆发的核大战”。^[3] 然而，印巴当时只是发生了常规的边境冲突，与“核战争”相距甚远。特朗普故意危言耸听，夸大事实，制造宏大叙事，将一场常规冲

[1] Michael D. Jones and Mark K. Mcbeth, "A Narrative Policy Framework: Clear Enough to Be Wrong?" *The Policy Studies Journal*, Vol.38, No.2, 2010, p.340.

[2] 高山、孙天朗、李东旭、高冰冰：《对俄威胁征100%关税、对乌输送武器，特朗普为俄乌和谈设50天期限》，新华网，2025年7月15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50715/82eef81da25647eeadf1b35e7e40eb66/c.html>。

[3] Brendan Cole, "Donald Trump Says He's Potentially Stopping 'Nuclear War' Through Trade," *Newsweek*, May 31, 2025, <https://www.newsweek.com/trump-nuclear-war-india-pakistan-2079286>.

突渲染成核危机，再将其平息归功于自己，抬高自己的历史地位。特朗普还经常以极简化的二元对立思维将冲突归因于单一的“邪恶敌人”，将对手污名化，例如称伊朗为“头号恐怖国家”，称哈马斯为“恐怖组织”，把委内瑞拉领导人马杜罗（Nicolás Maduro）称为“毒贩独裁者”。

英国叙事学理论家阿利斯特·米斯基蒙（Alister Miskimmon）认为，战略叙事者具有强大的话语引导能力，能说服对手改变其政策方向。^[1] 特朗普团队依托现实主义的权力平衡论，也精准把握冲突各方“疲战求和心理”，引导冲突方改变政策方向，接受特朗普设定的政治说服框架，进而嵌入到美国主导的地缘政治框架。例如，特朗普自开始“调解”乌克兰危机以来，为乌克兰构建了“非北约成员式安全保障体系”，以模糊化方式平衡各方敏感诉求，以推动俄乌双方由“只打不谈”逐步进入到“边打边谈”的“有限缓和阶段”。^[2] 同时，特朗普还制造了“和平指数”话术，宣称已结束多场战争，并在2025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演讲等重要场合以图表形式展示其调解成果，把印巴停火、泰柬协议等短期成果包装为“历史性成就”，还于10月专门为“见证”泰柬和平联合声明签字仪式而现身东盟峰会。但这种作秀式行为本质上是将和平工具化为政治资本，难以完全实现其宣称的预期目标。事实上，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至今仍在继续。奥斯陆和平研究所（PRIO）专门发表题为“调停质量是乌克兰和平进程中的主要问题”的文章，对特朗普的斡旋质量提出质疑。^[3] 英国《卫报》刊文认为，“特朗普似乎并不知晓达成协议与达成和平之间有何区别”。^[4]

[1] [英] 阿利斯特·米斯基蒙、本·奥洛克林、[美] 劳拉·罗塞尔：《战略叙事：传播力与新世界秩序》，孙吉胜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8页。

[2] 张弘：《美俄战略妥协与乌克兰危机前景：“边打边谈”还是终极博弈》，载《和平与发展》2025年第2期，第48页。

[3] Pavel K. Baev, “Quality of mediation is a major issue in the Ukraine peace process,”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Oslo, December 9, 2025, <https://www.prio.org/comments/1848>.

[4] Peter Beaumont, “Trump appears not to know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aking a deal and making peace,” *The Guardian*, December 8, 2025,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25/dec/08/donald-trump-difference-making-deal-and-making-peace>.

（二）“军事威慑 + 贸易胁迫 + 外交谈判”的极限施压

特朗普对国际冲突的调解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美国战略收缩的产物。特朗普通过促成乌克兰、加沙等地热点冲突的“有限可控停火”，意在减少美国在这些地区的持续投入，将军事、外交资源转移至美洲和“印太”地区，强化美国对关键地区和核心竞争领域的掌控。在软硬实力并用的威慑策略驱动下，特朗普调动丰富的工具箱资源来推动其调解进程，经常以军事威慑先行开路，采取“压制式”策略推动调解谈判。如 2025 年 6 月 21 日美国对伊朗核设施实施精准打击后，特朗普向伊朗展示“对抗代价远超收益”的威慑逻辑，使用“必要时将再次打击”等威胁性措辞进行压力传导，对政治话语进行武器化操弄，以咄咄逼人的高压态势制造心理威慑，迫使伊朗改变认知方向和行动策略，只能接受与以色列停火的方案。此外，特朗普还以商业思维重构调解逻辑，利用谈判技巧来进行议程设置，将关税威胁和制裁作为调解冲突的核心策略，利用相关国家对美国市场和产业链的深度依赖，逼迫对方接受美国提出的调解方案。2025 年 7 月泰国与柬埔寨在两国边境地区爆发大规模交火后，特朗普随即挥舞“关税大棒”，以“中断贸易谈判”和惩罚性“加征 36% 关税”为话语武器进行“说服诱导”，迫使泰柬双方不得不接受美方调停，以规避美国高额关税制裁。^[1] 2025 年 10 月特朗普在参加 APEC 峰会时透露，2025 年 5 月“印度和巴基斯坦发生了战争，有 7 架飞机被击落”，“我当时给两国领导人打了电话，警告他们如果不停火，美国就将对其征收 250% 的关税”。^[2] 2025 年 12 月特朗普在推动刚果（金）与卢旺达停火时，直接公开表示“派美国大公司去开采矿产，大家都赚钱”。^[3]

[1] Sui-Lee Wee, “Thailand and Cambodia Reach Trump Trade Deals, U.S. Official Says,”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31, 2025, <https://www.nytimes.com/2025/07/31/business/thailand-cambodia-trump-tariffs.html>.

[2] Manoj Kumar, “Trump says he averted India-Pakistan clash with 250% tariff warning,” Reuters, October 29, 2025,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sia-pacific/trump-says-he-averted-india-pakistan-clash-with-250-tariff-warning-2025-10-29/>.

[3] Chinedu Okafor, “Trump says ‘everyone will make a lot of money’ after helping end a 30-year war in Africa,” Business Insider, December 5, 2025, <https://africa.businessinsider.com/local/lifestyle/trump-says-everyone-will-make-a-lot-of-money-after-helping-end-a-30-year-war-in/2m3n7yd>.

特朗普的调解策略虽然短期内强化了美国影响力，但滥用经济胁迫和军事威慑，有可能会产生反噬效应，极限施压经常适得其反。美国国防部前非洲事务助理部长帮办法拉尔（Maureen Farrell）就公开称其为“非传统的行动，未曾预料到的结果”（unconventional moves, unforeseen results）。^[1]美国《时代》周刊发文称，“凡是特朗普吹嘘带来和平的地方，冲突仍在肆虐”。^[2]例如，在调解伊朗与以色列的冲突中，特朗普指派美军对伊朗核设施进行轰炸，旨在制造谈判筹码并向外界展示其强硬立场，迫使对方回到谈判桌。这种“以炸促谈”“以暴制暴”和“明显拉偏架”的做法，被特朗普包装为“阻止战争”的政绩。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总干事格罗西（Rafael Grossi）对此警告称，中东地区核设施的安全风险并未降低，反而在急剧恶化。^[3]这表明特朗普的干预并未真正消除核扩散风险，反而加剧了地区紧张。2025年8月，特朗普自诩派了两艘核潜艇抵近俄罗斯进行施压，也险些使得美俄走向核对峙。^[4]在5月印度与巴基斯坦冲突中，特朗普宣称“阻止了核战争”，却无法推动双方签署无核化协议，反而于2025年11月向印度展开军售，次月也即12月美国又玩弄“平衡策略”向巴基斯坦展开军售。^[5]这也进一步强化了印巴两国军事能力，提

[1] Maureen Farrell, “From the DRC to Sudan, Trump’s disruptive moves could revive stalled negotiations,” The Atlantic Council, December 12, 2025,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in-depth-research-reports/issue-brief/from-the-drc-to-sudan-trumps-disruptive-moves-could-revive-stalled-negotiations/>.

[2] Miranda Jeyaretnam, “In Places Trump Has Touted Bringing Peace, Conflict Still Rages,” *Time*, December 9, 2025, <https://time.com/7339536/trump-peace-deals-conflicts-status-thailand-cambodia/>.

[3] “UN nuclear chief warns of disaster if Israel hits Iran’s Bushehr plant,” Al Jazeera, June 20, 2025,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5/6/20/iaeas-grossi-warns-of-nuclear-disaster-if-israel-hits-irans-bushehr-plant>.

[4] Mark F. Cancian & Chris H. Park, “Trump Moves ‘Nuclear’ Subs: Negotiating Tactic or Escalatory Gamble?” CSIS, August 6, 2025, <https://www.csis.org/analysis/trump-moves-nuclear-subs-negotiating-tactic-or-escalatory-gamble>.

[5] Bilal Hussain, “US Signs Off on \$686 Million Upgrade for Pakistan’s F-16 Jets,” Bloomberg, December 11, 2025,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5-12-11/us-signs-off-on-686-million-upgrade-for-pakistan-s-f-16-jets>.

升了双方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因此，外界批评特朗普是在“鼓励冲突而非解决冲突”，“只会产生更多的混乱”。^[1]

（三）“强权公理 + 单边主义 + 临时政治”的斡旋底色

特朗普曾多次公开宣称“联合国已死”“联合国在浪费美国纳税人的钱”，认为《巴黎气候协定》“损害美国能源产业利益”，在其第二任期再次退出部分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包括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巴黎气候协定》、世界卫生组织等，并威胁退出世界贸易组织（WTO）。在调解地缘冲突时，特朗普也奉行“新孤立主义”，刻意回避联合国、欧盟等多边组织，热衷于“电话外交”“社交媒体外交”，以“强人调停者”的姿态直接致电冲突各方领导人，一旦遇挫便以各种威胁进行极限施压。在俄乌之间斡旋时，特朗普绕过联合国，直接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会谈。在调停中东冲突时，绕过阿拉伯国家联盟，直接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Mohammed bin Salman）会面。在推动刚果（金）与卢旺达签署和平协议时，也绕过非洲联盟，直接与冲突双方对话。在泰柬边境争端中，特朗普绕过东盟，毫不顾及泰柬两国边境争端的历史与现实，以“中断贸易谈判”为要挟，迫使双方接受美国方案，进而宣称“终结了百年争端”。特朗普对国际组织的刻意绕开与对冲突历史的选择性无视，在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等美国著名战略学者看来是危险的、不具有可持续性的“临时政治”（adhocracy）^[2]，其所谓“和平话语”甚至是“建立在谎言之上的空中楼阁”。^[3]在此过程中，区域国际组织虽然此前做出了多年的调解努力，却沦为美国

[1] Elena Koneva, “Research in Ukraine and Russia Shows Trump’s Mediation Efforts Have Only Sown More Discord,” *Russian Post*, 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December 11, 2025, https://russiapost.info/politics/trumps_mediation_efforts.

[2] Richard Haass, “Donald Trump and the Danger of ‘Adhocracy’,” *The Atlantic*, July 18, 2017, <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7/07/donald-trump-adhocracy/533934/>.

[3] Matt Duss, “Trump’s Gaza plan is a litany of lies and empty promises,”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September 29, 2025, <https://internationalpolicy.org/publications/trumps-gaza-plan-is-a-litany-of-lies-and-empty-promises/>.

调解的“背书工具”和“边缘观察者”。

对于全球其他地区，美国也是绕过相关区域组织，在外交手段未能达到预期目标的时候，转而单方面以军事高压制造战争恐慌。例如，2025年上半年特朗普指派总统特使理查德·格雷内尔（Richard Grenell）与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秘密接触，但10月份却与委内瑞拉停止外交接触，并于11月发起“南方之矛”（Southern Spear）军事行动，集结“福特”号航母、1.5万兵力在加勒比海对委内瑞拉形成围堵，创造了美国在该地区数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军事部署。12月，特朗普政府还无视国际法，以美国国内法为依据，单方面实施“长臂管辖”行动，直接扣押涉委油轮。此外，2025年5月特朗普与叙利亚领导人艾哈迈德·沙拉（Ahmed Al Sharaa）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行会晤，这是自1999年以来两国领导人首次面对面接触。8月美国又推动叙利亚、约旦及美国在约旦首都安曼举行三方会谈，推动叙利亚和平进程。但12月美国却绕过联合国、在没有任何国际组织授权的情况下，对叙利亚发动大规模空袭，表面上是报复美国士兵在叙利亚遇袭，实则是借“反恐”为由强化美国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并捆绑叙利亚过渡政府，为美军持续在叙驻军制造合法性。这充分暴露了特朗普政府的强权逻辑，美国企图单边掌控国际事务主导权，必然损害国际规则的权威性，也会削弱美国在国际社会的信任度。

（四）“速成思维 + 纸面和平 + 舆论放大”的造势导向

特朗普急于求成、好大喜功，追求短期的所谓“高效外交”和“闪电式调解”，人为制造时间焦虑，经常为各种冲突设定“最后期限”，谋求在最短的时间内给冲突当事方营造最大的决策压力，迫使其在方向迷失中做出妥协。例如，对于伊朗核谈判，特朗普2025年4月就使用期限倒逼策略，要求伊朗在60天以内解决，否则“过期不候、后果自负”。^[1]俄罗斯科学院国际问题专家娜塔莉亚·茨韦特科娃（Natalia Tsvetkova）认为，特朗普

[1] Dylan Malyasov, “Trump gives Iran 60 days on nuclear talks,” Defense Blog, April 12, 2025, <https://defence-blog.com/trump-gives-iran-60-days-on-nuclear-talks/>.

的斡旋外交是典型的“冲动外交”(impulsive diplomacy),具有“临时拼凑式”的外交风格(ad-hoc diplomatic style),也即率性而为、随机施策,缺乏长期规划。^[1]为追求效益最快化和最大化,特朗普一旦发现冲突出现缓和迹象,就在第一时间迅速“抢功”,将其归于自己的“英明决策”,宣称停火是“特朗普斡旋的成果”,通过制造热点新闻以获取政治资本。2025年1月15日以色列与哈马斯就加沙地带停火和释放被扣押人员达成协议,特朗普当时尚未就任总统,却马上在社交媒体上抢先“官宣”,揽下功劳,声称是任命的新一届政府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Steve Witkoff)出面才实现这一目标,而且进行“功劳独占”,否认拜登政府和其他方面做出的努力。^[2]

这种“速成思维”的内在逻辑颇具机会主义收割色彩,虽然符合特朗普的商业谈判思维,却容易忽视跨国或区域乃至全球性矛盾的深层根源及长期和平的机制建设。例如,泰国与柬埔寨2025年10月仓促达成解决冲突的《吉隆坡和平协议》,却并未消除对抗根源,明显治标未治本,且存在严重的执行漏洞,未涉及武器撤离或边境居民安置等诸多现实问题,导致2025年12月泰柬再次发生大规模交火。特朗普宣称已结束多场战争,但实际冲突仍在持续,而且规模进一步扩大。印巴虽然停火,但更多是和平假象,双方在克什米尔的主权争议未获解决,边境冲突随时可能重启。在非洲,2025年12月4日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Félix Tshisekedi)和卢旺达总统卡加梅(Paul Kagame)在特朗普见证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签署和平协议,却因未解决资源分配问题、缺乏执行机制导致12月13日战火重燃,导致数十万难民无家可归,联合国难民署官员穆坎加-埃诺(Brigitte Mukanga-Eno)称“当地人道主义危机已到达临界点”。^[3]这种高度脆弱的“纸面和平”(paper peace)使非洲联盟公

[1] Natalia Tsvetkova, “Donald Trump’s Foreign Policy Style in Conflict Resolution: The Limits of Impulsive Diplomacy,” Valdai Discussion Club, September 5, 2025, <https://valdaiclub.com/a/highlights/donald-trump-s-foreign-policy-style-in-conflict/>.

[2] 《加沙停火协议达成,美国两任总统争着“抢功”》,央视网,2025年1月16日, <https://v.cctv.com/2025/01/16/VIDEdgt5bxePGeaqrzKuRiXY250116.shtml>.

[3] 《联合国难民署:刚果(金)东部冲突升级加剧布隆迪人道危机》,联合国网站,2025年12月19日, <https://news.un.org/zh/story/2025/12/1141351>.

开质疑“美国是否具备解决复杂冲突的能力”。^[1]特朗普的斡旋外交行为也引发全球舆论的分化、极化与撕裂,因而遭遇广泛争议甚至引起反噬效应,使得其个人形象出现从“和平缔造者”到“危机制造者”的叙事反转。

二、特朗普斡旋外交的主要动因

特朗普奉行“美国优先”政策,其斡旋国际冲突的行动并非由于纯粹的道义驱动,而是充满政治算计,具有鲜明的个人主导色彩,主要是依托以强人政治为支撑的交易型路径(deal-making approach),服务于特朗普的个人政治目标和美国的短期国家利益。

(一) 受强人政治目标与“诺贝尔和平奖”情结驱使

特朗普从不讳言自己对于历史定位的追求,甚至公开宣称,自己可以跻身“伟大总统”行列,与华盛顿、林肯和罗斯福齐名。^[2]为了“青史留名”,特朗普谋求制造个人“丰功伟绩”三部曲,即调解国际冲突、冲击诺贝尔和平奖以及抬高个人历史地位。

一是特朗普对于诺贝尔和平奖的渴求。特朗普多次公开表达对该奖的渴望,自称是力挽狂澜的“和平缔造者”,将调解国际冲突视为展现个人魅力的政治舞台。^[3]2024年美国大选期间特朗普在遭遇枪击案后侥幸生存,更加强化了其自诩为“天选之子”(The Chosen One)的执念,自认为可以通过国际冲突调解来完成“神赋之责”。此外,受基督教意识等影响,特朗

[1] Emmet Livingstone, “Massacres in eastern Congo cast doubt on U.S. mediated peace deal,” National Public Radio, August 20, 2025, <https://www.npr.org/2025/08/20/nx-s1-5508633/drc-rwanda-hrw-trump>.

[2] John O'Connor, “Altogether fitting and proper? Trump repeatedly compares himself to Abraham Lincoln,” The Associated Press, October 26, 2024, <https://apnews.com/article/lincoln-trump-compares-better-e7c1cbdb9cf263060771c941e99f0e0b>.

[3] Tyler Pager, “Trump’s Nobel Prize Obsession Is About More Than World Peace,”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24, 2025, <https://www.nytimes.com/2025/03/24/us/politics/trump-nobel-peace-prize.html>.

普还高度担心自己去世后无法进入天堂，因而竭力通过维护世界和平为自己“造福”。^[1] 特朗普频繁的自我标榜式宣传，意在构建“金牌斡旋者”的个人形象，以此作为争取诺贝尔和平奖的“垫脚石”和“敲门砖”。2025年7月加沙停火协议谈判取得一定进展后，尽管协议内容空泛且缺乏监督机制，但特朗普却立即宣称“这是诺贝尔奖级别的成就”。^[2] 相关冲突方也主动向特朗普示好，如2025年7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与特朗普会晤时当面提名特为2025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3] 8月，柬埔寨首相洪玛奈（Hun Manet）称特朗普在柬泰停火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也提名特朗普角逐诺贝尔和平奖。^[4] 同月，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在华盛顿签署《关于和平道路的联合声明》后，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Ilham Aliyev）毫不掩饰对特朗普的推崇，声称“30年没解决的事，他几个月就办成了”。^[5] 亚美尼亚总理帕希尼扬（Nikol Pashinyan）则称亚阿和平协议是“重要里程碑”，并将通过亚美尼亚境内连接阿塞拜疆本土与其飞地纳希切万（Naxçıvan）的通道走廊命名为“特朗普国际和平与繁荣之路”（TRIPP）。亚、阿两国领导人甚至罕见达成共识，宣布共同提名特朗普角逐诺贝尔和平奖。^[6] 戏剧性的是，6月21日，巴基斯坦政府宣布正式提名特朗普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而一

[1] James Martin, “President Trump says he wants to enter heaven. As a Catholic priest, I take that seriously,” *America Magazine*, August 20, 2025, <https://www.americamagazine.org/faihtinfocus/2025/08/20/donald-trump-heaven/>.

[2] Iker Seisdedos, “Trump, Nobel Peace Prize winner? The president and his allies are maneuvering to achieve it,” *El País*, July 22, 2025, <https://english.elpais.com/usa/2025-07-22/trump-nobel-peace-prize-winner-the-president-and-his-allies-are-maneuvering-to-achieve-it.html>.

[3] Andrew Roth, “Netanyahu nominates Trump for Nobel peace prize at White House meeting,” *The Guardian*, July 8, 2025,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25/jul/08/trump-nominated-nobel-peace-prize-netanyahu>.

[4] “Cambodia PM says he has nominated Donald Trump for Nobel Peace Prize,” Reuters, August 8, 2025, <https://www.cnn.com/2025/08/07/world/cambodia-trump-nobel-prize-intl-hnk>.

[5] Morgan Phillips, “Trump brings peace to Caucasus: Inside the Armenia - Azerbaijan deal 30 years in the making,” Fox News, August 14, 2025, <https://www.foxnews.com/politics/trump-brings-peace-caucasus-inside-armenia-azerbaijan-deal-30-years-making>.

[6] The White House, “President Trump Brokers Another Historic Peace Deal,” August 8,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articles/2025/08/president-trump-brokers-another-historic-peace-deal/>.

天之后就因美军轰炸伊朗核设施要求撤回这一提名。

二是特朗普对个人品牌的终极营销。相较于美国多位前任总统，特朗普更追求超级英雄式的自我定位，一直以“国际纷争斡旋者”“和平缔造者”自居，将自己塑造为“唯一能终结战争的人”。^[1]他在白宫展示卢旺达与刚果（金）的和平协议时，声称“这是我的遗产”，在白宫签约仪式上刻意安排冲突双方领导人向其献花，甚至将停火协议的签署地点命名为“特朗普和平广场”，并通过社交媒体传播“特朗普式和平”观念。^[2]这种“个人英雄主义”叙事和修辞，通过高调的仪式感强化个人权威，又通过社交媒体广泛传播，既强化了其“能力超群的问题解决专家”的形象人设，又为其商业品牌（如“特朗普集团”“特朗普币”等）注入“国际影响力”附加值。这种表演式外交的叙事策略和“个人化成果包装”是将斡旋结果与个人权威相绑定，进而在国际和美国国内两个舆论场形成“特朗普 = 和平”的定向认知。特朗普的做法本质上是将国际冲突作为政治交易的筹码，最终目标是自己“造势”，将外交成果转化为国内政治资本，强化“强人外交”叙事，获取“象征资本”，为其后续活动积累政治资源。

三是美国国内政治与选举考量。2025年特朗普密集斡旋国际冲突，恰逢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即将到来，其调解行为更多是“表演式外交”，被外界质疑“是一场精心编排的政治秀”。^[3]特朗普进行高调宣传，这既可以向选民兑现其“美国优先”和“不卷入新战争”的竞选承诺，也可以通过夸大“外交胜利”转化为国内政治资本，转移公众对其执政不力领域的注

[1] Daniel Dale, “Fact check: Trump falsely claims no other president has ever ended a war,” CNN, October 18, 2025, <https://edition.cnn.com/2025/10/17/politics/fact-check-trump-president-end-war>.

[2] U.S. Department of State, “Peace Agreement Between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and the Republic of Rwanda,” June 27, 2025, <https://www.state.gov/peace-agreement-between-the-democratic-republic-of-the-congo-and-the-republic-of-rwanda>.

[3] Paul Poast, “Trump Is Learning Just How Hard Conflict Mediation Really Is,” *World Politics Review*, May 16, 2025, <https://www.worldpoliticsreview.com/conflict-mediation-us-trump/>.

意力，掩盖美国国内对关税政策、移民政策、“调兵治安”^[1]和爱泼斯坦丑闻等问题的争议。同时，特朗普打着“维护美国安全利益”的旗号，来确立斡旋国际冲突的正当性。例如，2025年3月特朗普声称，“乌克兰腐败问题严重”，“美国纳税人的钱已被人滥用”，“将终止对乌克兰无休止的援助”。^[2]特朗普还将调解成果与“避免美军卷入战争”进行叙事捆绑，把“终止战争”与“守护美国财政”进行关联，通过树立“和平缔造者”形象争取中间选民支持，意在让这些选民相信，这样可以避免浪费纳税人的钱，促使美国停止数千亿美元的对外军事支出，用以投资于美国的经济民生和基础设施建设。这也精准契合了其基础选民群体的民意尤其是保守派的支持，迎合美国反战氛围和保守派选民对“美国优先”的期待。特朗普制造“可宣传的外交成果”，向选民展示其执行力，塑造其“强势领袖”和“务实谈判者”形象。这与拜登执政时期凌空蹈虚的意识形态输出形成鲜明对照，反衬特朗普更加“务实理性”，因而更易捞取选票。

（二）出于推进“美国优先”地缘战略布局需要

特朗普无利不起早，始终坚持利益驱动，以斡旋为手段，收割全球红利。特朗普采取实用主义“双轨博弈”策略，对国际冲突的斡旋进行成本收益计算，以对外“巧取豪夺”为导向，优先介入资源富集区域，在冲突方之间套利变现，本质上是“美国优先”理念的延伸，这也使得特朗普推动的“和平”其实已经变成了疯狂逐利。

一是获取关键资源。特朗普高调介入国际争端有着广泛的地缘政治考量，努力实现“斡旋即盈利”的预期目标。在乌克兰危机中，特朗普提出“稀土换援助”的“和平计划”，要求乌克兰开放矿产资源开发权。他同时

[1] 指2025年6月以来新一届特朗普政府向多州和首都华盛顿派驻国民警卫队维持治安之举。

[2] Aamer Madhani, “Trump pauses US military aid to Ukraine while pressuring Zelenskyy to move toward quick end to war,” The Associated Press, March 4, 2025, <https://apnews.com/article/trump-zelenskyy-russia-ukraine-a15a459c9a3a393d040478ebbe250a9e>.

向俄罗斯施压，暗示俄罗斯若不妥协，美国将加大对乌军援，要求俄罗斯与美国达成低价石油协议，试图将地区能源出口纳入美国主导的定价体系，削弱俄罗斯和中东地区在全球能源市场的话语权。^[1]刚果（金）矿产资源丰富，其中钴的储量约为 600 万吨，约占全球钴储量的 54.5%，全球供应占比高达 70%—80%。卢旺达同样矿产资源丰富，是全球最大的锡、钽、钨生产国之一。特朗普在斡旋刚果（金）与卢旺达冲突中，与冲突双方分别签署协议，美国企业获得在这两个国家的钴、钽、锂等勘探权。通过这种方式，美国将冲突方与美国的利益、规则制定权深度绑定，进而可以“斡旋一次，掌控多年”。由此可见，特朗普对于国际冲突的斡旋只是手段，资源控制权才是其目标。通过将和平谈判转化为资源交易，特朗普用行政权力与美国的资本力量双管齐下，快速锁定关键矿产，进而服务美国产业战略与特朗普个人政治利益。

二是打通战略通道。特朗普斡旋国际冲突时，并非着眼冲突本身，而是以美国地缘利益为核心导向，故外界不时称之为“趁火打劫”。例如，对于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停火，特朗普高调宣称“创造奇迹”，“他们打了三代人，现在要做长久的朋友了”。^[2]协议的核心是一条 42 公里南高加索战略运输走廊，横贯亚美尼亚休尼克省，集成铁路、油气管道与光纤网络。运输走廊的收益分配暴露了美国的企图，如负责运营的美国私营公司独占 40% 收入，亚美尼亚仅得 30%，剩余 30% 归阿塞拜疆。更关键的是，美国获得 99 年独家开发权和运营权，且美军获准以“保护基础设施”名义进驻亚美尼亚。如此一来，美国就强化了在该地区的控制力，将能源管道和军事触角楔入里海门户，控制里海能源向欧洲输送的关键要道，南高加索的

[1] Matthew Levitt, “Why Trying to Force Russia into Negotiations with Weak Oil Prices Will Not be Enough,” The American Security Project, February 20, 2025, <https://www.americansecurityproject.org/why-trying-to-force-russia-into-negotiations-with-weak-oil-prices-will-not-be-enough/>.

[2] Sui-Lee Wee, “Azerbaijan and Armenia Sign Framework for Peace Deal at White House,”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8, 2025, <https://www.nytimes.com/live/2025/08/08/us/trump-news>.

战略棋局由此洗牌，俄罗斯、伊朗等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辐射将受到掣肘。^[1]

三是重构产业链。特朗普将冲突斡旋视为撬动经济利益的杠杆，或转化为控制战略资源（如里海能源通道、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工具，以推动关键资源供应链的“去全球化”和全球产业链的政治化重构，确保美国在稀有金属领域的控制权和主导地位，核心目标是保障美国关键供应链安全。例如，特朗普通过“胡萝卜加大棒”的组合拳调停刚果（金）与卢旺达冲突，核心是锁定两国新能源、电子制造与军工等行业发展所仰赖的战略矿产，其中刚果（金）的钴、铜、钽等是重中之重，卢旺达则以锡、钨、钽及锂、稀土等形成补充，共同服务于美国关键矿产供应链安全。^[2]在中东调停过程中，特朗普顺势推动沙特、卡塔尔与美国签署总额超过2万亿美元的经贸与军购协议，包括1420亿美元的史上最大军购案、960亿美元的波音飞机采购等，进一步为美国的军工产业谋取暴利。在美国敦促达成的泰国与柬埔寨协议中，特朗普促使两国开放市场，最终使得美国企业获得农产品出口配额，并在协议中强行塞入“美国获得湄公河矿产开发权”条款，重点锁定泰国与柬埔寨的稀土、锡、钨、铜、金等战略矿产。对此，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刊文指出，特朗普的“和平制造”是在与强权霸凌为伍。^[3]这种“资源换和平”模式，将地缘政治博弈转化为商业利益输送，既符合特朗普“美国优先”的利己理念，也为其支持者（如能源巨头、军工复合体）带来实质利益。在乌克兰，美乌签署的《重建投资基金协议》规定，美国获得乌克兰50%的矿产收益，并拥有对新开发项目的“一票否决权”，这种资源掠夺使乌克兰经济主权遭受历史性侵蚀。特朗普的斡旋模式使美国从“规则制定者”蜕变为“强

[1] Mansur Mirovalev, “Does a Trump-brokered deal squeeze Russia, Iran out of the South Caucasus?” Al Jazeera, August 13, 2025,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5/8/13/how-does-trumps-tripp-deal-squeezes-russia-iran-out-of-south-caucasus>.

[2] 《记者观察：刚卢和平协议背后的美国矿产算计》，新华网，2025年12月18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51218/ae82a70294a8498c84a4cba6d3032a8f/c.html>.

[3] Paul R. Pillar, “Donald Trump’s ‘Peacemaking’ Method: Side with the Bully,”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vember 28, 2025,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paul-pillar/donald-trumps-peacemaking-method-side-with-the-bully>.

权掠夺者”,进而被称为更加隐蔽的“新型帝国主义”(New Imperialism)。^[1]

(三) 基于打造叙事竞争“利器”和重塑美国话语霸权考虑

特朗普不仅要“时势造英雄”,还要“英雄造时势”。他通过调解国际冲突和构建道义叙事来抢占道德制高点和塑造国际态势,将和平话语用于舆论战、认知战,通过“故事性的表达来塑造行动合法性并进行资源动员”,力推国际社会重返“美国霸权稳定论”的认知。^[2]

一是美国意识形态话语的式微。当前,国际格局正历经深刻重塑与调整,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大行其道。美国所谓的“普世价值论”“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等论调,正在人为制造国际社会中的文明冲突与隔阂,也让美国的国际形象遭受质疑。特朗普重新上台后,美国对外政策发生的一个显著转变就是主动淡化拜登执政时期的“民主VS威权”的意识形态叙事^[3],转而塑造其“和平缔造者”形象。一方面,特朗普第二任期关闭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这个曾经的“民主推手”,停止给“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等“自由喉舌”拨款;另一方面,着力构建以“终止战争”为主轴的和平话语体系,以期发动新的欺骗性更强的认知战。例如,特朗普多次警告俄乌之间的冲突是“无意义战争”,若冲突持续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以证明其斡旋是在“拯救生命”和“避免全球灾难”,甚至将“终止战争”提升至“文明存续”的高度,竭力构建危机叙事,以强化美国作为“救世主”形象的话语正当性。

二是“美国治下的和平”话语构建。特朗普将冲突调解作为重塑国际秩序的工具,试图“证明”美国具备快速干预多地区冲突的资源、手段和能力,以美国的硬实力支撑和强化其软实力,来推动规则主导权的转移,巩固美国单极世界和在全球地缘政治中的影响力。如针对乌克兰危机,特朗普通

[1] Adam Serwer, “Trump’s New Imperialism,” *The Atlantic*, December 10, 2025, <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2025/12/trump-imperialism-foreign-policy/685196/>.

[2] 曹德军:《理解战略叙事:国际政治中的话语武器与修辞策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第6页。

[3] Robert Pee, “Trump Shatters a Long Legacy of Bipartisan Support for Promoting Democracy Abroad,” *Time*, September 3, 2025, <https://time.com/7294182/trump-democracy-promotion-history/>.

过“双轨谈判”策略，一方面与俄罗斯讨论能源合作，另一方面要求乌克兰开放市场，试图在俄乌之间扮演“仲裁者”角色。美国意欲借此削弱欧洲在乌克兰问题上的主导权，并通过控制谈判进程强化自身影响力，进而重构“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特朗普还精心选择华盛顿作为协议签署地，如卢旺达与刚果（金）的和平协议，以美国“白宫背书”和美国国际威望为担保，增强协议权威性，快速推进撮合过程，制造美国的“和平缔造者”形象。同时，美国政府各部门也是逢迎附和，如 2025 年 5 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思（Pete Hegseth）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盛赞”特朗普是“和平领导者、和平人士和保障和平的力量”^[1]；12 月，美国国务院将具有 40 余年历史的美国和平研究所强制冠名为“唐纳德·J·特朗普和平研究所”，并称这是为了“凸显我们国家历史上最伟大的斡旋者”（the greatest dealmaker）。^[2]

三是和平叙事的国际传播效应。特朗普“娴熟地”运用先发官宣、议程设置、责任转嫁、夸大其词和设定终极目标等话语传播策略，构建一套更多服务于个人政治形象的“和平叙事”，将调解冲突作为制造媒体焦点的工具，通过社交媒体即时高调宣布调解成果，进而制造媒体扩大效应。特朗普深知，在后真相时代，只要能掌控叙事权，真相便不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一旦有人对其“功绩”提出质疑，特朗普就启动“信息过滤”机制，将其归为“假消息”和“假新闻”，或是政治对手驱动的“舆论操控”，以挤压对手叙事空间。2025 年 1 月特朗普上台后，把白宫新闻发布机构打造为“数字快速反应行动部队”，并要求其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2025 年 2 月特朗普邀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美，期间美乌领导人在白宫发生“世

[1]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Remarks by Secretary of Defense Pete Hegseth at the 2025 Shangri-La Dialogue in Singapore,” May 31, 2025, <https://www.war.gov/News/Speeches/Speech/article/4202494/remarks-by-secretary-of-defense-pete-hegseth-at-the-2025-shangri-la-dialogue-in/>.

[2] “Trump is fighting the Institute of Peace in court. Now, his name is on the building,” The Associated Press, December 6, 2025, <https://apnews.com/article/trump-institute-of-peace-6545c0101a02b677359f2732b019bf6a>.

纪争吵”。此后，白宫团队迅速组织专业人员制作符合美方叙事的照片和视频，在社交媒体广泛传播，对乌克兰领导人进行戏谑和讽刺，凸显特朗普“对于和平的积极推动”和泽连斯基“依托悲情叙事对于和平进程的不配合和不妥协”，制造泽“不愿意谈判”“浪费美国援助”的负面形象。^[1]由此可见，这是一场表面看似平淡实则异常缜密的舆论战、认知战，旨在巩固国际社会对特朗普作为“和平总统”的认知定势。

三、特朗普斡旋外交效果有限

特朗普自诩“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将斡旋国际冲突视为“伟大总统”的“伟大功绩”之一。^[2]在2024年竞选期间，特朗普曾多次夸下海口，声称一旦上台将“在24小时内结束俄乌冲突”，以极端化表述制造选举记忆热点。^[3]2025年1月入主白宫后，特朗普以“强权调解者”的姿态密集推动多个区域冲突降温，客观上为乌克兰、南高加索等长期对峙地区提供了阶段性和平机会窗口。这种“选择性参与+规则重塑”的“特式调解术”是将国际事务工具化、个人化和商业化，虽在短期内达成了一些停火协议，却因忽视冲突根源、破坏多边机制、加剧权力失衡，导致显而易见的和平脆弱性和不可持续性，如俄乌谈判陷入僵局、柬泰停火协议面临考验、中东动荡局势再度升温。特朗普对国际冲突颇具短视色彩的政治投机式调解，虽为其赢得了舆论头条，却输掉了持久和平，对美国也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回旋镖效应”，冲击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战略信誉。这背后有着一系列深层次的原因。

[1] 《“谎言工厂”——起底美国认知战的历史与套路》，新华网，2025年9月9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50909/841eddd4946e4f7091b57850e45e54dc/c.html>。

[2] Rachel Cohen, “Trump left ‘extremely angry’ after rated as ‘third best’ U.S. president,” NJ Advance Media, October 21, 2025, <https://www.nj.com/politics/2025/10/trump-left-extremely-angry-after-rated-as-third-best-us-president.html>.

[3] Edith M. Lederer, “Trump says he can end the Russia-Ukraine war in one day,” The Associated Press, July 2, 2024, <https://apnews.com/article/trump-russia-ukraine-war-un-election-a78ecb843af452b8dda1d52d137ca893>.

一是主观与客观的矛盾。首先，特朗普对于全球冲突的斡旋大多“雷声大雨点小”，既有强势做派，也有虚张声势之嫌，在实践中具有明显的限度；对于调停小国之间低烈度冲突可能有效，因为美国可以对这些国家构成碾压式的实力优势和区域打击能力，完全可以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对于大国之间的高烈度对抗则基本无效，屡屡遭遇当事方的不认可。例如，特朗普2025年7月底提出俄乌“10至12天停火”通牒后，遭到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警告，不管是50天还是10天，每一次新的“最后通牒”都是向战争逼近的威胁。^[1]2025年11月20日，特朗普又推出“28点俄乌和平计划”，核心内容是“俄乌停火、乌克兰在领土议题上妥协、乌克兰可获得安全保障但不加入北约、经济利益重新切分”，遭到乌克兰与欧洲强烈反弹，后经美乌磋商缩减为19点框架，后又调整为20点，但依然未被俄罗斯接受。印度总理莫迪曾公开否认美国斡旋2025年5月印度与巴基斯坦冲突的说法，并直接对特朗普表示“印度不接受第三方调解”。^[2]这表明，大国不愿意沦为特朗普政治表演的背景板。

其次，特朗普倾向于在行动和认知层面同步推进，既依靠经济胁迫与军事威慑制造表面停火，又通过政治修辞和语言重构来操控认知，将复杂地缘冲突简化为“停止战斗”，不寻求根源解决，刻意回避政治、经济、宗教等冲突深层矛盾。例如，印巴克什米尔问题背后的领土争端、民族矛盾、资源分配等核心问题始终悬而未决。在叙事层面，特朗普通过词汇替换重塑冲突性质，如将乌克兰危机改称“乌克兰问题”，暗示责任在乌方；在加沙问题上，用“人道主义走廊”替代“停火”，将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包装为“拯救生命”。这种文字游戏是将和平叙事工具化，以话语修辞术制造和平假象、掩盖冲突本质，将加剧国际社会对特朗普个人的“可信度”危机。尤其是特朗普将美国国防部更名为战争部之后，国际社会对于特朗普非和平形象

[1] 《梅德韦杰夫：美方对俄“最后通牒”增加了战争威胁》，央广网，2025年7月29日，https://news.cnr.cn/sq/20250729/t20250729_527287886.shtml。

[2] “India never accepted mediation, does not accept it, will never accept it: PM Modi to Trump,” DD India, June 18, 2025, <https://ddindia.co.in/2025/06/india-never-accepted-mediation-does-not-accept-it-will-never-accept-it-pm-modi-to-trump/>.

本质的认知进一步加深。^[1]美国《华盛顿邮报》刊文称,特朗普虽然想以“和平制造者”身份示人,但却屡屡威胁发动新的战争,本质上只是一种“和平作秀”而非真正想解决问题。^[2]特朗普以“反战”形象示人,却以大兵压境之势对委内瑞拉进行威胁恫吓,对伊朗、叙利亚、也门等国实施军事打击。这必然会导致特朗普推动达成的和平协议在叙事与现实之间出现不可调和的鸿沟,短期内或可压下争端、促成停火,但长期看反而可能加剧地缘动荡和社会治理失衡,导致斡旋成果名存实亡。

例如,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存在“百年世仇”,2025年8月两国达成的和平协议中涉及“赞格祖尔走廊”的条款虽然名义上尊重亚美尼亚主权,但要求走廊的治外法权,即美国负责走廊内口岸通关,内部纠纷由美方主导仲裁,亚美尼亚法院无管辖权,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的边境执法力量均不得进入走廊核心区,这实际上有损亚领土完整,故旋即引发亚国内抗议。又如,2025年1月,特朗普在加沙问题上宣称“史诗般停火”,支持以色列“清空接管”,以“停火”为筹码要求巴勒斯坦接受领土分割,宣称“这是实现和平的唯一途径”。^[3]但协议签署后以色列恢复空袭,哈马斯被迫以火箭弹反击。^[4]

二是道义与功利的冲突。首先是利字当头。特朗普式国际争端“调解术”充斥着相互交织的多重动机,具有鲜明的自我中心主义底色,把冲突当作“可议价的生意”,以美国利益为唯一标尺,经常制造修辞圈套和叙事陷阱,设置以美国利益为导向的“交易清单”,将塑造“和平总统”形象的功利性

[1] Phil Stewart & Trevor Hunnicutt, “Trump orders return to the US ‘War Department’,” Reuters, September 6, 2025, <https://www.reuters.com/world/us/trump-orders-return-us-war-department-2025-09-05/>.

[2] Dan Diamond, “Trump wants to be known as a peacemaker while frequently threatening war,” *The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5, 2025,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2025/12/05/trump-peace-war-venezuela-fifa/>.

[3] Jacob Magid, “‘EPIC’: Trump says he’ll use Gaza ceasefire’s momentum to expand Abraham Accords,” *The Times of Israel*, January 15, 2025,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trump-says-hell-use-gaza-ceasefires-momentum-to-expand-abraham-accords/>.

[4] “Israel says it will respond to Hamas ‘violation’ of Gaza truce, Hamas denies,” Reuters, December 25, 2025, <https://www.reuters.com/world/middle-east/israel-accuses-hamas-violating-gaza-truce-says-it-will-respond-2025-12-24/>.

目标凌驾于和平本身，导致道义原则的缺席与正当性不足的危机，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其斡旋公正性和可行性的质疑甚至否定。面对国际冲突，需要的不是功利性的调解，而是对复杂现实的深刻理解，以及对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的坚定承诺。当大国的外交政策主要服务于领袖个人形象塑造时，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可能会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此外，特朗普在俄乌之间斡旋中，一直觊觎乌克兰的资源，对乌克兰的稀土、石油、天然气以及其他矿产资源都提出明确要求，甚至要求拥有并管理乌克兰的核电站。特朗普的调解协议还经常包含法律不对等条款，如美乌协议规定所有争议由美国法院裁决，这意味着乌克兰司法主权被架空，这种“法律霸凌”使国际法沦为强权政治的工具。

其次是双标明显。例如，特朗普在以色列与伊朗冲突问题上对以明显偏袒，对伊始终强硬。又如，在加沙问题上，美国一面声称要挽救生命和终结战争，另一面却不顾国际社会普遍呼声，一而再、再而三地否决联合国有关要求加沙立即停火的决议草案。当几乎所有国家都在谴责以色列接管加沙的计划时，唯独美国继续为以辩护。这种“双重标准”使和平话语沦为掩盖霸权行径的遮羞布，加剧了冲突地区的苦难，美国“人权卫士”的中立形象也随之崩塌。再如，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特朗普一方面不断向乌克兰输送“爱国者”导弹等武器装备，要求乌克兰维持与俄罗斯的冲突，继续消耗俄实力，另一方面又要求乌克兰“以领土换和平”，“28点和平计划”中要求乌克兰在领土与安全上作出历史性退让，即对克里米亚以及顿涅茨克、卢甘斯克等主要俄控区给予事实性承认，以现有接触线为基础冻结前线，并设置缓冲区。美国这种既要求乌克兰继续作战又要求乌克兰妥协让步的矛盾政策，让乌克兰经常左右为难。事实上，对于特朗普的这种矛盾策略，美国民众认可度也比较低，普遍认为特朗普只是“鲁莽的调停者”（reckless peacemaker），美国全球事务研究所（IGA）2025年11月的民调显示，相较于一年前拜登执政时期，对于特朗普第二任期处理伊朗核问题的做法，美国民众支持度下降13%；对于特朗普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美国民众支持度下降19%；对特朗普处理与盟友的关系，美国民众的

支持度下降 23%。^[1]

三是规则与实力的错位。特朗普重实力轻原则，奉行强权逻辑的“极限施压”，直接以“实力原则”强行介入冲突，将经济制裁、关税威胁或军事施压作为核心谈判工具，迫使冲突各方妥协。在促成以伊停火前，特朗普以战争手段追求和平，“以升级促降级”（escalation for de-escalation），先派 B-2 轰炸机摧毁伊朗多处核设施，宣称“轰炸是为了更快实现和平”；默许以色列在叙利亚扩大空袭，同时声称“正在推动重建”；还对以色列悍然空袭美国在中东的另一个关键盟友卡塔尔装聋作哑，想借此敲打卡方减少对哈马斯的支持。这种让危机事态先升再降的逻辑，导致中东军事化程度急剧上升，形成“越调解越动荡”的怪圈。针对俄乌谈判，特朗普同样奉行强权做派，以“对俄及购买俄油国家加征 100% 关税”和“停止对乌援助”双轨施压，试图迫使双方接受美国方案。2025 年 8 月 19 日，在特朗普接待泽连斯基和欧洲领导人之后，白宫在社交媒体“X”的官方账号发布两张题为“以实力寻求和平”的图片。^[2]这是特朗普内心的真实写照。这种“大棒外交”的“秀肌肉式调解”（muscular mediation）^[3]，虽可能在短期内奏效，却往往导致协议缺乏互惠基础，具有先天的脆弱性和不可持续性。

特朗普“交易式调解”和“恐吓式斡旋”模式，开创了化解国际争端的危险先例。这种“强权逻辑的扩散”容易制造负面示范效应，使全球冲

[1] Jonathan Guyer, “Reckless Peacemaker? How Americans See Trump’s Foreign Policy?” The Institute for Global Affairs, November 6, 2025, <https://instituteforglobalaffairs.org/2025/11/reckless-peacemaker-american-views-trump-foreign-policy/>.

[2] 参见 The White House,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is the President of PEACE,” August 19, 2025, <https://x.com/WhiteHouse/status/1957797808666181821>.

[3] Alan J. Kuperman, “How Trump Could Make ‘Muscular Mediation’ Work in Ukrain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22, 2025, https://www.wsj.com/opinion/how-trump-could-make-muscular-mediation-work-in-ukraine-0d7d77a9?gaa_at=eafs&gaa_n=AWetsqcw64duHNDwsPVIRBDKviRlyUPmhLOTshcj82O3RnOspHdWM067PCoD84XMmqA%3D&gaa_ts=694f6344&gaa_sig=iKOspJ69Ysv_h69n7et4mbRqHSNO5IDWjEE3qodo6ttjGA1eAwTSdr4HYHGRSH41ypWSYQfCz-LtiA4jmSJ76Q%3D%3D.

突解决机制从“规则导向”逐渐转向“实力竞逐”。^[1]甚至有国家开始模仿特朗普的类似外交模式。例如,2025年5月印度采取“辛杜尔行动”(Operation Sindhoor),对巴基斯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多处目标进行军事打击;2025年10月土耳其在纳卡冲突中以“军事介入+资源协议”模式来扩大影响力。

和平的可持续性取决于后续制度建设,若仅停留在“休战协议”层面,缺乏以制度共识推进和解进程,加上对历史根源的忽视和对当事国主权的轻视,所谓的“和平成绩”终将如浮沙筑楼。特朗普的和平话语与其政策实质严重脱节,更多是低成本的廉价谈话信号(cheap talk signal)而非有行动保障的昂贵信号(costly signal)^[2],在协议执行层面存在着严重的规则和制度真空,可信度有限。特朗普主要依赖个人“威望”而非多边机制保障协议执行,调解成果多体现为一次性协议,并非聚焦于调解两国矛盾的根源,未建立长期和平机制和冲突预防框架,没有建立有效的核查机制,无法真正取信于人,这会使后续执行的稳定性高度存疑,经常面临“协议脆弱、基础不牢、冲突反复”的困局。例如,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签署的《关于和平道路的联合声明》仅为框架性文件,缺乏法律约束力,完全依赖美国“信誉担保”。卢旺达与刚果(金)的和平协议虽在白宫签署,但卢旺达外长直言“过去的协议未能执行”,要求美国“保持参与”,暴露执行机制的脆弱性和对美国的结构性依附。颇具讽刺意味的是,2025年12月初卢旺达与刚果(金)在华盛顿签署和平协议后不到十天,双方便重新爆发冲突。显而易见,这种人治模式使协议存续高度依赖特朗普个人政治生命,埋下未来违约隐患,甚至制造新的危机,产生深远且与预期相反的负面后果。

四是盟友与美国的离心离德。拜登执政时期的2022年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我们在世界各地的联盟和伙伴关系是我们最重要的战

[1] Simon Cordall, “Is Trump the end of the international rules-based order?” Al Jazeera, March 16, 2025,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5/3/16/is-trump-the-end-of-the-international-rules-based-order>.

[2] James Dana Fearon, *Threats to Use Force: Costly Signals and Bargaining in International Cos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2, p.23.

略资产。”^[1]但特朗普再度上台后，对盟友的重视程度有限，对美国的盟友也进行无差别的加征关税，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时常无视欧洲，促压北约成员国提高军费至GDP的5%。更为恶劣的是，特朗普还多次扬言要吞并美国的北约盟友加拿大和丹麦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甚至声称不排除使用“军事或经济胁迫”手段来攫取格陵兰岛。特朗普的种种操作，势必会对盟友信任产生不可逆的损耗，使得美国盟友内部的疑美和反美情绪上升。在调解国际冲突中，特朗普也同样基本放弃了传统的盟伴策略，经常绕开联合国、欧盟、北约等多边机制，以“美国说了算”的姿态直接对冲突双方发号施令，这本质上是单边主义的权力映射。在此过程中，新一届特朗普政府不但不将美国的盟友视为平等伙伴，反而对其压榨甚至破坏盟友关系。例如，在2025年6月的北约峰会上，他指责欧盟“搭美国便车”“占美国军费便宜”，进而以“削减军费分摊”为由，要求欧洲分担更多安全责任。与此同时，特朗普绕过欧洲盟友与俄罗斯单独会谈，甚至在与泽连斯基和其他欧洲多国领导人的会晤中途离席与普京通话40分钟，将欧洲领导人晾在一旁。在此前后，特朗普又多次宣称要对欧盟加征钢铝关税，施压欧洲扩大进口美国页岩气，甚至以北约军费问题要挟和讹诈盟友。这种“离岸平衡”策略和羞辱式的“背盟”行为，让欧洲盟友深感不安，势将加深北约内部的裂痕，导致欧盟对美国产生不是被牵连（entrapment）就是被抛弃（abandonment）的风险认知。^[2]

特朗普斡旋外交以为美国攫取短期利益为目的，以非对称筹码强制推动符合美国诉求的“和平”，经常漠视多边规则、盟友立场和冲突方的国家主权，无疑会透支美国的长期信用，导致斡旋成果的脆弱性与战略信誉的下降，最终加速美国形象的蜕变，从世界和平的稳定器转变为动荡源，

[1]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October 12,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0/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10.2022.pdf>.

[2] Glenn H. Sny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36, No.4, 1984, pp.461-495.

这会削弱美国的软实力和全球领导力,导致美国遭遇“塔西佗陷阱”(Tacitus Trap)。如此一来,特朗普斡旋外交将会成为美国的负资产而非正资产。美国在盟友心目中的可靠性、在多边机构中的权威性、在全球舆论中的道德性均会出现流失。

结 语

特朗普斡旋外交展现了美国既自诩和平主导者又倾向恃强凌弱的双重面孔,以个人政治利益为核心、以经济利益为杠杆、以强权逻辑为手段、以短期效应为目标。其内在逻辑是以单边行动超越多边规则、以国际和平拉抬个人声望,通过制造“和平假象”获取多重利益,包括诺贝尔和平奖的政治图腾、特朗普个人品牌的媒体营销、特朗普历史定位的话语塑造、美国国内政治问题的对外转移以及对经济利益的深度攫取。这种斡旋模式将复杂地缘冲突简化为“圈场斗殴”,缺乏推动争端实现根本性解决的战略耐心,在战略上显然是狭隘短视的,难以带来真正的国际和平。

历史表明,任何冲突的终点都是谈判桌。未来世界应该坚持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其他进步理念,坚持中立斡旋、求同存异、安危与共、标本兼治,妥善解决好各方的合理关切,依靠共赢方案消解对抗,最终实现可持续的和平。2025年12月泰柬边境冲突再度爆发以来,中国积极在泰国与柬埔寨之间斡旋调停,赢得双方的高度评价,也为化解区域争端提供了新的思路,远比新一届特朗普政府的斡旋外交更具积极意义。

【收稿日期 2025-08-12】

【修回日期 2025-12-27】

(责任编辑:一响)